



▲扫码观看访谈视频

创作谈

创意奇点

贺奕

1

“奇点”这一概念来自于天体物理学,指的是大爆炸宇宙论中的大爆炸起始点。自它提出之日起至今,不过半个世纪,却已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深奥却也最炫酷的现代神话,加以物理学家们不断加码,“奇点”之“奇”被无限放大,几乎触抵了人类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极限。

试想关于奇点的各种经典化表述:宇宙诞生于一个奇点;奇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、热量无限高、体积无限小的点;时间和空间在奇点无限弯曲;奇点存在又不存在;时间和空间在奇点开始,也在奇点完结;奇点具有形成现在宇宙中所有物质的势能,所以是无形的;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均在奇点失效,所以无法描述在奇点处会发生什么……

是,奇点就以这样一种逼死人不偿命、自裁也绝不眨眼的孤绝风范,雄霸人类有史以来的知识至高点。然而,它正是在看似行将自灭的地方,保留了自生的最大可能性;或者说,如同舍生取义的烈士,它自灭于它自生的整个宇宙中。而人类文化领域最伟大的创意,就其从无到有、开天辟地的缔造之功而言,与奇点正有几分气质上的相仿之处。“创意奇点”因此渐成文化领域的最佳象征,以至最高图腾,似乎都不为过。

具体到艺术各门类,显而易见,无一不在源源不断从人类的思想文化宝库中汲取创意奇点。首先,艺术史上不少流派,均直接脱胎于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,譬如意识流学说催生了意识流小说,精神分析理论催生了超现实主义画派,直觉主义哲学催生了意象派诗歌,存在主义哲学催生了荒诞派戏剧等等。还有一路创意奇点,跟人类对精神世界、生命本原的认知相关,譬如梦境、幻觉、精神错乱、人格分裂、转世重生、无限轮回等等。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,是第三路创意奇点,对应于人类科技文明的迭代进阶,代表为科幻类、类型科幻文学及影视作品,譬如量子物理引入了时空穿梭和平行宇宙,太空探索引入了星际旅行和地外文明,互联网引入了虚拟世界和双重现实,人工智能引入了科技反噬和人机对立,等等。

2

以上三种创意奇点,可归为同一类。它们的底座,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总体成果;而它们的天花板,是人类自身的思维格局。

不久前马斯克关于人工智能方向的预言,可谓一个绝对的创意奇点。他认为人类只是一个生物引导程序,一段让计算机启动的代码,一块由破基生命迈向硅基生命进而实现永生的跳板。如果说这代表着西方人典型的面向未知的思维格局,那东方人尤其中国人,思维格局依然偏于面向已知。最具代表性如南怀瑾的总结:三千年读史,不外功名利禄;九万里悟道,终归诗酒田园。依然不外乎是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取舍和纠结。看看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,总体的思想境界基本在这个范围之内。所以创意上要想破旧出奇,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局。

我把这一类创意奇点,称之为共享型。奇点既然能诞生宇宙,产生物质能量并演化出各种星体星系,伟大的创意奇点同样可以在共享之后,生发出无限丰富形态各异的作品。这里的创意奇点,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创作母题或细分题材。选择这一类创意奇点作为创作切入点,等于选择了一条公

共赛道。方向明确,路线清晰,沿途皆为熟悉的风景,没有孤身独行的寂寞,只是前人在这条赛道上留下的各种纪录,让无数后来者难以逾越,注定以挑战失败收场。创作者需要在创意奇点的主干之上,发展出相关的分枝创意,从新颖的角度和独到的层面对母题进行开掘。创作依然是一场涉及创意力和创造力的严酷考验。

与共享型相对的,自然是独创型。这一类创意奇点,并不依托于人类的科研成果和文化成就,而是根植于创作者个体对生活的认知和感悟,是从个人视角看待和发现世界,以绝无仅有的方式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。选择这条赛道,等于进入了一片无人区。没有明确方向,没有固定路线,沿途都是无从预料的地貌,没有同行者的足迹可堪慰藉。这一类创意奇点的难度在于,无论前人的创意多么伟大,对于创作者来说都只能弃如敝屣,因为模仿和重复是这一类创意最大的死敌。

当然,不管哪类创意奇点,都只是创作艺术作品的起点而已。问题在于,当下创意奇点一词已被滥,所谓的创意怕来自于赤裸裸的抄袭,也以“奇点”冠之。这实在是对原初意义上的“奇点”一词的莫大亵渎。

3

如何找到创意奇点?这就跟探究宇宙起源的奇点一样神秘。从有到有,从无到有,创意奇点的从0到1,难度超越了从1到无穷大。因为创意的规律就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,可以定制的重复只是模仿,可以量产的创意只是重复。创意未必是逻辑思考的结果,也并非非暴力思考就能获得。它一定是价值观的体现,但又与价值观并非简单粗暴的对应。它了悟事物的本质规律,但又绝对不对之加以言说或图解。它只提出问题,却不提供答案;它未必求最深刻,但必定是最特别。它依赖的不是技巧的学习,不是套路的掌握,而是思维方式的养成。但就算做到了后者,也不能保证它一定如驾轻就熟。就常识说的那样,创意需要开脑洞,但脑洞本是无底洞。脑洞的正确打开方式,不是大张旗鼓地调动意识,而是悄无声息地解放潜意识。正如我先前说过的,创意最大的敌人是惯性思维,惯性思维强大到连很多时候的逆向思维都是变相的惯性思维。因为永远被惯性思维控制着意识,顽固停留在舒适区,只有潜意识,犹如孕育胎儿的子宫一般混沌的潜意识,才是创意奇点的真正母体。你必须从无尽的胡思乱想中,抓住那偶然的灵光一现。

所以创意这部分,不可教,不可学,只可参,只可悟,有则,无则无,成则成,不成也只能作罢。

最后再说一点,人类创意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,貌似来自于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,足以让人忧虑,创意是否还能作为人类独有的技能而存在,人类苦心孤诣的创意奇点,是否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更有人说,人工智能最可怕的地方,不是它能轻易战胜人类,而是它会假装输给人类。但在在我看来,人工智能或许有个先天的软肋,就是它始终是算法的产物。而既然人工智能只是算法的集大成,那人类的创意奇点,最核心的本质恰恰是跳出了算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创意奇点,或许才是人工智能能战胜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张底牌。

(贺奕:株洲二中毕业,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作家,评论家,影视策划人,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客座教授。)



几位株洲青年的脱口秀理想

【编者按】

今年夏天,3个年轻人携手创立了我市第一家脱口秀俱乐部——树洞喜剧,目前团队已在市内不同场地举办了多场脱口秀演出,收获了不少粉丝。3名团员都很热爱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,他们有的辞去体制内公职率性拥抱梦想,有的从电商直播领域跨界从头再来,他们用自己的才华为株洲带来礼物,给本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。本期“知株侠·411艺术沙龙”邀请了来自“树洞喜剧”的3名年轻人浩然、地雷、文艺,与我们聊聊脱口秀,说说他们的理想与创作,谈谈对株洲的感情。

对话人物:

主持人:琳琳(株洲日报社记者)
浩然:株洲人,树洞喜剧创始人
地雷:株洲人,树洞喜剧创始人
文艺:株洲人,树洞喜剧创始人

整理:罗玉珍

从兴趣中开始脱口秀生涯

浩然:我一直就很喜欢喜剧,本来想尝试做喜剧编剧,后来了解了脱口秀,觉得这是更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,就说说试试吧。我还是比较幸运的,从刚开始接触脱口秀,到第一次写稿上台,就得到了很多前辈和同龄人的认可。每次演出看到观众笑,就觉得很有成就感,于是决定努力做下去。

地雷:我小时候喜欢看黄子华,看一些国外的喜剧专场,然后去长沙看过一次开放麦,我觉得还不如我呢,然后兴冲冲报了开放麦,觉得终于有展示才能的地方了。但站在那儿后,几乎原地尬了5分钟,回来时觉得自己像个被“确诊”的人一样——被“确诊”了自己居然不幽默。我发现看和想是两回事,还需要研究一下,然后开始慢慢地去琢磨这个事情。

文艺:我在“树洞”是负责运营和宣传方面的工作,学的播音主持专业,之前做电商直播,相当于是在跨行业来做脱口秀。有一次我去广州,浩然邀请我去看他的演出,我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,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很近,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,可以及时得到反馈,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的,不仅需要天赋,更需要天赋的加持。浩然有一次跟我打电话,说想回株洲自己搞脱口秀,我说:好!然后就有了现在的树洞喜剧。

快乐又充满信念感的创作

浩然:我的灵感来源于生活里发生的大小事。其实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发“神经病”的时候,就是那种戏剧性、搞笑、不被理解的地方,然后我会去思考,去想他或者我到底哪里有点“神经”。我认为脱口秀更像是对我自己生活的一种诊断。

地雷:生活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,我就会记录下来,哪怕它不是段子或梗也会先记下来。如果你要以这个为职业的话,很难去依靠灵感,因为你要有很规律的产出。有时候洗澡突然想到什么也会马上用手机记录下来。

文艺:当脱口秀演员也容易感冒,洗澡的时候灵感来了,水都来不及擦也要记下。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,很有信念感啊。

地雷:是的,哈哈。

文艺:从夏天到现在,演出了很多场,有没有特别有意思或难忘的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?

浩然:有。我爸爸会去看我演出,坐在下面听我吐槽他,我其实会有一种羞耻感,有些调侃的段子好像在讲他坏话似的,但他挺无所谓,有时候还笑得很开心。

文艺:爸爸妈妈都很支持你的脱口秀事业吧。

浩然:是的。

地雷:有一些株洲观众很羞涩的,我们在株洲演出不久,有时候第一排都没有人坐,但是第一排不坐人的话很影响气氛,我就带我的小伙伴装作是观众坐在第一排,然后吸引别人也坐过来。因为第一排坐了人以后就会好演很多,其实第一排最值票价了,还会有互动。

浩然:知株侠的粉丝记住,下次看脱口秀一定要坐在第一排。

地雷:也有那种很社牛的观众,他想要比台上的人更幽默,会在下面很放得开很激动。你还得陪

时去和台下的观众互动,有这种比较活跃的人。

文艺:你喜欢这种气氛吗?
地雷:喜欢。我们有特定的互动环节,那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。但是如果一个演员他已经在讲他的段子,大家还是认真听比较好,听完然后大家来沟通互动,想说什么都可以。

脱口秀是一门语言艺术,是用玩笑说出真心话

文艺:你们觉得脱口秀是一门怎样的艺术?
浩然:它首先是一门语言艺术,但是我觉得它的内核是思辨,是对于生活的思辨,甚至对于人性的思辨。是通过你的阅历、认知、感悟和反思,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个东西。

地雷:我觉得脱口秀是一种用玩笑说出真心话的艺术,有一些真话在别的场合不好说,但是在大家知道我是开玩笑的态度下说出,就好很多,而且是特别真诚的。

文艺:脱口秀是一定要搞笑吗?怎么样让艺术跟搞笑之间有一个平衡?
地雷:首先它作为脱口秀,是一种喜剧,你可以输出你的观点,但是你要让它好笑地输出,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要听脱口秀,他们可以去看听讲座之类的。

文艺:是的,首先喜剧还是要搞笑。

文艺:团队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欢乐跟痛苦?

浩然:市场有一定认可度,这是我们开心的事情。株洲年轻人需要这种文化性的东西丰富平常的生活。做这个也伴随着一些挑战,比如说我们是第一家也是独一份,但之后随着市场越来越大,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品牌入驻,我们要把内容做好,不断创新,包括跟本土的文化相结合,挖掘一些新的人才,让更多本土的株洲人来讲脱口秀。

地雷:是有很多不容易的,从什么都不会,到落地到办了这么多场演出,是一步一步发展的。目前来说大概的雏形还是有了,还有很多需要细化的部分。去外地请一些演员到株洲来,会面临一些沟通、适配度上的问题,北方和南方也会有差异,你生活的地方与你了解的语言环境都是最相似的,观众会吸收得更好一点。

浩然:是的,会存在文化上的差异,我在株洲每天“嗦粉”,如果有一天突然给你端上来一碗牛杂面或者肠粉,你不一定吃得习惯,不是说他食物不好,我们的口味没有适应。我觉得需要更长时间慢慢地在内容上做调整,做到既展示我们自己的文化魅力,又能跟一些别的文化相结合,让大家有更高的接受度。

文艺:另外,内容输出方面也是有困难的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对于演员来说,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观众都满意。一个人来看你的演出,他付出了时间成本,你想让所有人都尽量开心听到他们想听的内容,其实每一个观众对脱口秀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。

扎根本土,讲好株洲故事

文艺:你们对产品的期待是什么样的?

浩然: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多么大的宏图,是在一步步的实践当中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,让株洲人有这么一个地方听脱口秀。我们不求什么一炮走红,我们希望细水长流,我们的初心是要扎根在株洲本土,跟株洲一起成长,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城市的活力。让更多株洲年轻人喜欢我们,加入我们。

文艺:以后会不会做短视频传播?
地雷:我是一个对这个很不敏感的人,虽然我觉得是要植根于线下,但是你要让更多人知道的话,未来可能还是需要短视频。

浩然:会的,会慢慢去尝试。

文艺:所以今天到了我们知株侠的会客厅嘛!这也是一个线上的尝试。未来有什么方向?

浩然:未来的方向,上市……

文艺:你不是在做梦。哈哈。

地雷:哈哈。反正我们会尝试更多不同的东西,不断去创新。

浩然:我们现在叫树洞,现在是棵小树,慢慢浇水,先培育着。
文艺:我们还是很需要本地化,我既然都回到了老家株洲,肯定需要更多一些的株洲元素参与,我真的很希望株洲各行各业的人都来试一下,好不好?万一你真的很幽默呢?这个不限于年轻人,我很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人对喜剧或生活的看法,而且有的东西是只有株洲人才能听懂的,我们一起来发掘株洲故事。

文艺:这个想法我跟我老师是一样的。等我们这个体系逐渐完善之后,是有机会走向全国的。

浩然:对,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是有交流的,演员交换或者是学习,真的不错的话走出去的概率还蛮大的。

文艺:还能去其他城市去演出?
地雷:对。可以“公费旅游”了,去别的城市演出,心动了的快来参加我们的开放麦。

文艺:好好好,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你们这个有趣又有思想的团队。如你们的公众号对自己介绍中所说: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有趣的灵魂需要一片栖息之地,致力于带来最爆笑,最有态度,最有思想,最让人忘却烦恼的喜剧演出。谢谢你们!

树洞喜剧近期演出

生生《快乐小狗》专场
演出地点:株洲千金影城(市二宫店)
演出时间:10月19日(周六) 19:30—21:00
主咖:生生
主持:胡峻
开场:浩然



树洞喜剧演员照片,从右至左:文艺、地雷、浩然、主持人